促织

宣德间，宫中尚促织之戏，岁征民间。此物故非西产；

有华阴令欲媚上官，以一头进，试使斗而才，因责常供。

令以责之里正。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，昂其直，居为奇货。里胥猾黠，假此科敛丁口，每责一头，辄倾数家之产。

邑有成名者，操童子业，久不售。

为人迂讷，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，百计营谋不能脱。

不终岁，薄产累尽。会征促织，成不敢敛户口，而又无所赔偿，忧闷欲死。

妻曰：“死何裨益？不如自行搜觅，冀有万一之得。”

成然之。早出暮归，提竹筒丝笼，于败堵丛草处，探石发穴，靡计不施，迄无济。

即捕得三两头，又劣弱不中于款。

宰严限追比，旬余，杖至百，两股间脓血流离，并虫亦不能行捉矣。转侧床头，惟思自尽。

时村中来一驼背巫，能以神卜。

成妻具资诣问。见红女白婆，填塞门户。

入其舍，则密室垂帘，帘外设香几。

问者爇香于鼎，再拜。巫从旁望空代祝，唇吻翕辟，不知何词。各各竦立以听。

少间，帘内掷一纸出，即道人意中事，无毫发爽。

成妻纳钱案上，焚拜如前人。、

食顷，帘动，片纸抛落。

拾视之，非字而画：中绘殿阁，类兰若；

后小山下，怪石乱卧，针针丛棘，青麻头伏焉；

旁一蟆，若将跃舞。展玩不可晓。然睹促织，隐中胸怀。折藏之，归以示成。

成反复自念，得无教我猎虫所耶？

细瞻景状，与村东大佛阁逼似。

乃强起扶杖，执图诣寺后，有古陵蔚起。

循陵而走，见蹲石鳞鳞，俨然类画。

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，似寻针芥。

而心目耳力俱穷，绝无踪响。

冥搜未已，一癞头蟆猝然跃去。

成益愕，急逐趁之，蟆入草间。蹑迹披求，见有虫伏棘根。遽扑之，入石穴中。

掭以尖草，不出；以筒水灌之，始出，状极俊健。

逐而得之。审视，巨身修尾，青项金翅。

大喜，笼归，举家庆贺，虽连城拱璧不啻也。

上于盆而养之，蟹白栗黄，备极护爱，留待限期，以塞官责。

成有子九岁，窥父不在，窃发盆。

虫跃掷径出，迅不可捉。及扑入手，已股落腹裂，斯须就毙。儿惧，啼告母。

母闻之，面色灰死，大惊曰：“业根，死期至矣！

而翁归，自与汝复算耳！”儿涕而去。

未几，成归，闻妻言，如被冰雪。

怒索儿，儿渺然不知所往。

既而得其尸于井，因而化怒为悲，抢呼欲绝。

夫妻向隅，茅舍无烟，相对默然，不复聊赖。

日将暮，取儿藁葬。近抚之，气息惙然。

喜置榻上，半夜复苏。

夫妻心稍慰，但儿神气痴木，奄奄思睡。成顾蟋蟀笼虚，则气断声吞，亦不复以儿为念，自昏达曙，目不交睫。

东曦既驾，僵卧长愁。

忽闻门外虫鸣，惊起觇视，虫宛然尚在。

喜而捕之，一鸣辄跃去，行且速。

覆之以掌，虚若无物；手裁举，则又超忽而跃。

急趋之，折过墙隅，迷其所在。

徘徊四顾，见虫伏壁上。

审谛之，短小，黑赤色，顿非前物。

成以其小，劣之。惟彷徨瞻顾，寻所逐者。

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，视之，形若土狗，梅花翅，方首，长胫，意似良。

喜而收之。将献公堂，惴惴恐不当意，思试之斗以觇之。

村中少年好事者，驯养一虫，自名“蟹壳青”，日与子弟角，无不胜。

欲居之以为利，而高其直，亦无售者。

径造庐访成，视成所蓄，掩口胡卢而笑。

因出己虫，纳比笼中。

成视之，庞然修伟，自增惭怍，不敢与较。

少年固强之。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，不如拼博一笑，因合纳斗盆。小虫伏不动，蠢若木鸡。

少年又大笑。试以猪鬣毛撩拨虫须，仍不动。

少年又笑。屡撩之，虫暴怒，直奔，遂相腾击，振奋作声。

俄见小虫跃起，张尾伸须，直龁敌领。

少年大骇，急解令休止。虫翘然矜鸣，似报主知。

成大喜。方共瞻玩，一鸡瞥来，径进以啄。

成骇立愕呼，幸啄不中，虫跃去尺有咫。

鸡健进，逐逼之，虫已在爪下矣。成仓猝莫知所救，顿足失色。旋见鸡伸颈摆扑，临视，则虫集冠上，力叮不释。

成益惊喜，掇置笼中。

翼日进宰，宰见其小，怒呵成。

成述其异，宰不信。试与他虫斗，虫尽靡。

又试之鸡，果如成言。乃赏成，献诸抚军。抚军大悦，以金笼进上，细疏其能。

既入宫中，举天下所贡蝴蝶、螳螂、油利挞、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，莫出其右者。

每闻琴瑟之声，则应节而舞。

益奇之。上大嘉悦，诏赐抚臣名马衣缎。

抚军不忘所自，无何，宰以卓异闻。宰悦，免成役。

又嘱学使俾入邑庠。后岁余，成子精神复旧，自言身化促织，轻捷善斗，今始苏耳。

抚军亦厚赉成。不数年，田百顷，楼阁万椽，牛羊蹄躈各千计；一出门，裘马过世家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过此已忘；而奉行者即为定例。加以官贪吏虐，民日贴妇卖儿，更无休止。

故天子一跬步，皆关民命，不可忽也。

独是成氏子以蠹贫，以促织富，裘马扬扬。当其为里正，受扑责时，岂意其至此哉！

天将以酬长厚者，遂使抚臣、令尹，并受促织恩荫。闻之：一人飞升，仙及鸡犬。信夫！”